

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三

援直類一

乞貸直贖近臣以昭 聖德疏

張紳

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大禮告成多士盈庭噤不得語而翰林院編修鄒守益修撰呂柟感激於衷各具陳奏詞指直贖觸犯雷霆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修本業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生輕意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呂柟這廝不修本業累次輕率大禮已定了巧樵妄言故違前旨好生忤慢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欽此臣等聞之子路問事君夫子口勿

欺也而犯之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竊謂構與守益乘  
不欺之朴忠職今日之侍從不識忌諱有可矜憫况之二  
臣者皆以掄魁之選夙負時名當先帝時分其岑寂求  
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聖明龍飛相與淬勵激昂願  
立于朝以各行其所學一時止人端士動色相賀誠見  
陛下寤寐豪英登延忠讜有以昭古帝王聖哲聰明之政  
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遠也乃茲相繼以言獲  
罪束縛繫獄事出不意驚駭耳目夫之二臣者苟以願望  
畏懷陷陛下于有過之地則在聖明自有應奏不奏  
之律其誰敢議之而顧以其有指訐之私刺譏之迹必置

於理不少假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諫鼓之置謗木  
之立葑非之采蕩蕘之詢古之帝王尚欲取一得于千慮  
之餘求無過于有過之內而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苦而  
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粗疎無取引喻失宜未能盡當  
聖心此在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深罪之也耶之  
二臣者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但以事体舛誤關係  
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能盡言臺諫時或有言而未  
能盡徹九天之聽用此越職冒昧不敢愛身自古顛直  
之臣以言得罪皆足以為盛德之累故英君誼辟往  
往舍垢納汚以示包容彼非不能強悔自遂特所惜者

後世之名耳 陛下御極之初大開言路天下翹首歧

足思見 祖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來數罪言者有心之

士人懷疑懼 陛下以泥沙視今日之人材不甚惜此

所謂以有限之士而恣無已之誅臣等恐傳之天下垂之

史冊將謂 陛下塗耳目之聰虧清明之治索忠義之

氣孕危亂之胎在此舉矣伏望 皇上下大恢聖度少霽

天威念狂直之無他 思壅塞之可畏特將呂柟鄒守益

二臣 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 聖德廣大

聖政光明有以掩迹堯舜而追配 祖宗此臣等之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加意聽納以省空言疏

董僑

臣惟人君之治天下行為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甚非所以昭令德厲患益也是故徒紛糾而寔繁每抗擊而不下聞者不足以為戒言者始足以為罪其嚴之也固宜夫古之言也善乎治今之言也病于治何也君臣之間蓄疑成離為言路大閉猶之夫痿痺不仁殆成痼疾久而靈扁弗治也今日之事夫何以異此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言官憂深瘼曠谷鉞在念或有告者曰無多言且獲矣臣未之信也改元之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維時言者唯恐其不盡陛下行之唯恐其不亟斯何

等景象也邇來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  
深再變而為呵譴之漸蓋不知誰為陛下書此策者既  
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便外無失于大夫此法  
極天下之妙而實坐天下之拙也斯固陛下神聖諸臣  
莫及聞有一二過言不足信遂執此而棄棄之歟其殆左  
右神姦日伺其便宣奏之際指摘瑕疵而故堅陛下  
之不信歟將來嘉靖之業萬一不終誰任其咎哉臣嘗披  
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與各衙門常事奏題可得  
俞允外其如法言與言責難之言邪違之言是非臧否一  
唯付之不理自夫有信任之說卒未嘗面進一大臣自

夫有罷黜之說卒未嘗正安陸之祀自夫有 內降之說  
卒未嘗清錦衣之籍言 封拜曰不可玉田京山自若也  
言賞賚曰太私貴戚新宅將興也言 詔令虛文渙汗之  
未能也言 官府異法協體之尤難也李隆僉曰可殺既  
朝審而復勘廖鵬數請行誅籍國圖以養生他如下羅載  
于法司却崔文之齋醮票擬出自 內閣章奏經由 乙  
覽寡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尚何言哉凡此等類言官言  
之 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 陛下固拂之言者固  
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初不虞以為煩且瀆也自今言之  
暮投疏而入旦取 旨而出應答如響畧無滯疑言路之



通似莫過於今日始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却之曰已有旨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來奏擾曰如何又這等來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于言外但未之加誅焉耳則言路之塞實莫過于今日先朝拒諫十無一答其答者必見諸實事也陛下開諫十有十答其答者徒托諸空言也正德年來縉紳摧剝之余幸有今日諫官一書生耳批鱗嬰鋒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敷羞比仗馬之立詎意薄言無采徒聞梟鳥之鳴然則臣等亦且厭之矣惡用是嘵嘵者為哉臣不佞不知所裁將吞聲而緘默乎抑引疾而求去乎靜言思之不勝惶汗曠官之罪夫復

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布告有位凡  
以匡予不逮匪言勿言劾人欲其可去論事欲其可行無  
侈于辭以收其名于天下各該奉行衙門按日覆奏有不  
可者執之弗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治

親覽章奏委信 內閣不宜文過自賢務以至誠惻怛之  
心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諫弗昌瘼乃官事請先  
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昔馬周之諫唐太宗有曰陛  
下欲為久遠之謀不必遠法上古但如真觀之初則天下  
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  
勝悚息出一旦之命

保全諫官以開言路疏

鄭一鵬

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為盛德為難事非諫之難從也自古諫者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持以進退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沉湎酗於酒德自常情觀之悖謾孰甚焉而舜成王樂受之不以為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愆外施仁義群臣

皆為黷懼武帝稱其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臣且曲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來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祖宗以納諫為家法太祖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

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憂不治是我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群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來朕每聞群臣言未嘗不反復思之或吾言有過未嘗不悔則當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許直尚書李慶讚罪

之 太宗曰敬夫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  
朕為何如主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煩瑣免其 朝參曰  
是言事者少 仁宗召揚士奇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  
有過實者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遂 命士奇書 勅  
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則當時諫  
官言事雖訐直煩瑣者不加罪也凡 朝政有關大臣有  
不公不法者糾道於奏事時當 陛面劾士木之難給事  
中王竑面劾群姦至手擊錦衣衛指揮馬順以死則當時  
諫官皆得面劾也故當時 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蹇  
諤之風以開有億萬年之業端在於此洪惟 陛下臨御

以來兢業思治寤寐求言甚濶章疏一一採納士無賢不  
肖咸思竭忠悃以為千萬載一時也比來勵精之勤頗  
衰於往昔聽納之美少渝於初志近給事中鄧繼曾以  
言事忤慢致蒙皇上赫然震怒下之詔獄繼復調外任  
夫繼曾信有罪乎不過欲陛下慎重綸旨以示天下  
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下後世四夷稱為堯舜主斯我  
祖宗所樂聞在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柰  
何反怒而罪之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  
足一旦壞之而有餘石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蔽惑  
諫官言事一切搆以奇禍遂使諫諍路沮姦佞秉權天下

幾卒大敗而不可為仰賴 陛下改絃更化表忠納諫士  
君子之氣為之一振夫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邪且繼曾  
所以敢觸諱忌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  
誰不愛身重祿縱有大姦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為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縱言之彼將恣肆無忌  
朝廷設諫諍耳目之臣顧如此 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  
夫苟有一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 陛下  
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舜禹配 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  
已今乃以言語之失罪諫諍之臣無廼為 聖德累邪今  
天下郡國災傷者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操

糧餉棘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桃李冬華水霜夏殞山谷崩  
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於元旦之日南直  
隸以達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史傳未  
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 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  
詔求言上下交修猶恐天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遂小  
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  
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 陛下前此初未嘗  
以言罪之也特以 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曾  
若復補外誠恐群臣以為 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  
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姦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



安危未可知也伏願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恤  
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曾收回成命  
俾照舊共職以為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  
諫官訐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  
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履周實杜稷無疆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

陳末議以重臺諫疏

王時舉

臣竊惟糾正百僚察舉奸弊臺諫之職也凡人之情恒欲諱已之過而已之所以處人者又孰肯盡言以招尤也惟臺諫之職則發人之奸奪人之爵甚至律外之罪咸任怨而不辭或機伏隱微事關利害雖身冒艱危即抗言而無忌匪是者則有辱臺之罰此其職宜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使其待之不專而人得以撓之任之不重而後有以禁之臣恐智巧之士皆將緘默而苟容矣非所以廣聽聞而防壅蔽也臣猥以庸愚待罪諫末謹即臺諫之當重者條為一事仰瀆天聽伏乞勅下都察院再加詳議施

行則憲體崇而言路廣矣一懲報復以倡敢言之氣臣每  
見內而科道外而撫按凡有糾劾我 皇上必下之該部  
覆議者何哉蓋以言官之論列或出風聞人才之難得尤  
宜愛惜故必廣之咨訪考其素行可留則留可去則去公  
是公非自有定議未嘗專以言官之言為然也故被劾之  
臣惟宜杜門省愆以聽 上命可也或心迹未明具疏自  
白可也若乃私逞膏臆撫拾浮辭徑欲罷斥言官者其阻  
壞憲體也亦甚矣此風漸長臣恐言者之杜口橫議之紛  
紜而奸邪不得以 上聞也伏望 皇上軫念耳目重昏  
敢言為難今後凡被劾官員希圖報復輒將言官指摘論

劾罷斥者查照律例重加究治庶諫臣不致構陷而奸邪  
知所警懼矣伏乞 聖裁一重再劾以發未盡之奸臣查  
得糾舉官員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蓋以生殺予奪  
悉聽 上命若 旨下而復劾之恐非肅將 明命之意  
其制固未嘗不善也但 皇上之所諭允者多據各部之  
覆奏而各部之覆奏者亦憑內外之章疏耳夫如是則  
皇上之所俞允者乃與眾共定之者也初非有意必於其  
間也惟其善而莫之違也固云美矣第恐佞巧之姦恃彌  
縫而漏網狙詐之徒依城社而脫罪封疆之臣掩覆敗以  
為功有一於此其關係豈眇小哉苟盡諉之曰業已有

旨而不敢再劾馬則奸愈長而弊愈滋矣非杜漸而萌之道也伏望 皇上兼聽並觀取人為善凡各部覆奏事宜如有未盡之奸悉聽言官再劾則人無遺奸而忠悃得以悉輸矣伏乞 聖裁

容直言讜嚴謹以廣 聖聰

陳時明

臣切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宸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  
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宸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  
且饒這遭着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  
朝驚駭夫劉宸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  
自古帝王暨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奸  
邪情狀責之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  
蔽也所以圖安全而弭危亡也言之而當雖于君身不便  
左右不便然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容之所以

盡下而冀善言也所以畧小過而存大体也竅自以身荷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邇者 聖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修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媿佞之徒惑移 聖心蒙蔽 聖聰者已而庶得崔文誘導誦經設醮事且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為由濫用 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款舉職事也當竅此疏下時臣竊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見踈暗不知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 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幸也詎意閱月之後復有崔文強肆之奏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竅以假齋醮侵 內帑

劾崔文有是事當命內司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諭  
左右而為先事之防寔為朝廷慮無不可也文被劾時  
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述使外廷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  
餘言者已目為墮醜矣乃敢喘息而為反噬之計乎乃敢  
讒譖而註誤陛下乎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  
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空文被劾時自以肺肝畢見所懼  
者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左右  
而求免于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謀人及  
陛下曲賜恩宥又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亦



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譏訕度可行矣內外一無顧忌乃  
讒言者發其陰事潛為狙擊之謀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  
之事以激怒 陛下故 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  
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  
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諫之過也舒徐以  
論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之難而慮  
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循默不言誰則不能盡  
有言必有讒言凡言官所道而不讐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  
賴者 聖明為之主而無讒之耳猶司房之犬博噬盡  
為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糞粉也罕矣自非忠

無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  
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  
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于君下無怨于人此言官之利也  
恐非有 國之福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  
日非而其 社稷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而  
實者人主亦常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驥黃昔人所謂不  
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  
揚盛德古所謂 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  
復尋也况 陛下嘉靖改元之 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  
當言路今後凡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許直言無隱

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青史為千古聖德  
事今眾忽以言得罪恐非陛下明詔之全意也人有千  
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點污之觀者  
以為何如夫嘉靖改元一詔陛下下一代之大制度  
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具耳猶終漢世  
未之改易陛下登極之詔膺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  
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軌轍固將傳之  
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陛下之寶陛下自當  
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願治  
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於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  
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  
使所為出漢唐宋末之下乎就使取言委任妄罪委當加  
天下之人先以明詔為主而望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  
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  
望焉寂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  
尚不知况可使聞於夷狄乎寂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  
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之必曰陛下之寵幸宦臣  
文以所蒙幸者習道經建齋醮也寂之所以得罪者忤幸  
臣闕異端也寵倖宦官非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

朝廷美事也

陛下雖曰宸狂率天下則曰

陛下何私

近倖之故

陛下雖曰宸妄言天下則曰

陛下惑於異

端之故將宸之名愈彰而

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取言

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已而罪言官除漢唐宋額

治之主猶弗為也今以忤近輩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

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遠

近傳布其干

盛德開深係匪輕願留三思無為

聖明之

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

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

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是明其為兇悍無良之人知人之

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况因文

而罪言官虧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  
息治之望首壞明詔上玷盛德阻言官忠盡之門長  
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于此者誰敢復為陛下言  
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  
劉寯為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上設齋醮因而盜  
費內帑不贖給事中劉寯以為言文愬之上怒命對品  
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陛下于一  
時而是使陛下取譏于萬世只此一事又可斬也後世  
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日  
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

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踟躕南內抑鬱而終今

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于人心威令未行于左右無

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之非今各省

水旱異常留都疫癘大起草澤寇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

土崩魚爛之憂此正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修獎忠直

求善言以祈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罪言拒諫

是病危之人甘鳥喙而笞和扁也况左右近習多宮掖

宿姦習于揣摩敢于縱肆方朝夕竊伺陛下之淺深

陛下固宜操其鞭箠攬其御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

恩顧拂逆天下之心為之黜責言官箝制天下之口細民

猶鳥也鳥將散復從而駭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恐吐隸糧鉏不特起于秦指鹿為馬將復見於今也伏望 陛下惕然猛省收回 成命存劉安以誘致盡言罪崔文以消雪 聖德予以疏通既塞之言路于以招徠將散之人心于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亦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詰改過貴速也臣待罪言官知言出于口必觸犯近幸但臣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 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陪 君父子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時之禍是為



累及身家萬世之誅是以得罪名教臣非不鮮人意而為  
是謦言也亦非瞋目宵行而自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  
其近且輕者而居之誠日夜拳拳於 君父不願 朝廷  
有此不美事也惟 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踈遠而  
亮其衷悃勿以 成命已下而難于收回使天下之人知  
今知罪言官果非 陛下本意也則 社稷幸甚天下蒼  
生幸甚臣待罪言署之臣亦幸甚

有愚直以彰 聖德疏

陳迨

臣聞陸贄之告其君曰諫者直彰我之能賢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容頃者恭遇 昭聖慈壽

皇太后聖且節不受 朝賀御史馬明衡朱泚不知其出

于 太后懿旨也輒有論列上千 天聽可謂狂且誣矣

然而原其本心則以為 朝廷議禮之初中外憂疑之際

太后因而不受 朝賀傳之天下將以為 陛下之意

有所偏重而奸邪讒佞之流咸從而投間抵隙獻媚行私

以僥倖于富貴利澤之途則天下之事終不可回而其禍

有不可盡述者乃冒昧言之而不知其事本出于 太后

非 陛下初心也且 陛下自臨御以來所以致孝

致敬于 兩宮者平均如一蓋無毫髮有愧于天地神明

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若 今日之事果出于 太后

懿旨則馬明衡等狂瞽之言適足以昭 聖明之違孝釋

群下之憂疑其亦無足深罪矣今乃下之 詔獄加之刑

辟恐天下聞之者將以為 陛下因 宮闈之事罪及

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諍臣義士且將卷

舌杜口不敢復議天下之事矣伏惟 陛下深惟

社稷之計 俯察螻蟻之忱將馬明衡等亟 賜釋放以

安 兩宮之心以綏 九廟之靈以開 聽納之門以答

臣工之望則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有狂直以開言路疏

黃仁山

臣等近聞兵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觸犯忌諱致蒙  
陛下下之錦衣衛獄夫繼曾之言事過當誠為有罪矣而  
詔旨大峻譴責大嚴極駭物聽不亦為已甚乎恭惟

陛下御極之初開廣聰明大闢言路雖有拂意逆耳詆  
訐狂妄之言尚能虛心以聽俯就延納其時天下之人  
歌詠頌歎以為古之聖帝明王亦不過此是以先朝之  
積弊大害一旦悉舉而更張之而天下帖然以無事夫何  
未及二年之久而陛下聽諫之美漸不克終前既怒劉  
寔之言而深斥之矣茲復怒繼曾之言而繫之獄焉臣等

深惜 聖明在上而乃有此舉動也繼曾身在言責有所見而未安於心者不得不以上 聞以效一得之愚 陛下未以其言為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今乃囚之於幽禁之中苦之以桎梏之慘若將有大辟重辜而不可少恕焉者不識 陛下何忍於繼曾如是哉 臣等逆知非聖意也蓋恐欲竊政界權之人假此以激怒 陛下或摘其剴切之辭而目之曰此乃彰 聖上之過也或指其狂直之語而名之曰此乃讖 詔旨之非也凡可詆毀無所不至 陛下不察赫然震怒而墮其計中耳殊不知近侍之威權既重則 陛下之耳目自壅臣等恐忠直由此而

解體臺諫由此而乖舌目觀時弊口不敢言將來主上  
之過失孰從而規之 朝廷之疵繆孰從而舉之臣下之  
盜邪海內之休戚孰從而指陳之假使其時或有專權蠹  
政荼毒海內如劉瑾假寵納賂濁亂 朝政如錢寧江彬  
諸人 陛下何由一一知耶况今天下之災異弊見東南  
之死殍成丘盜賊之生發不常人民之艱難已極 陛下  
視今日為治耶為不治耶正宜重軫 淵衷思圖治理豈  
宜輒罪諫臣自生蒙蔽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明大乾坤  
之並思 祖宗建立臺諫之意 赦繼曾狂妄之愆復繼  
留原任之職以開諫諍之門以作骨鯁之氣使天下知

聖明之世決不以言罪人尤望自今以後凡有奏章必付  
閣臣票 旨詳議而行務使事體歸一如此庶幾納忠之  
人猶有效忠之願破姦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將靡 社稷  
之福多矣非特臣等之幸也



宥狂直以崇實政疏

鄭大經

臣等切聞天心仁愛每徵於災異之形而人主格天不在於彌文之著故必有脩省之實政而後有格天之實功其交感互發之機捷若影響而祈天永命之道豈可以襲取而得哉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天心默佑靈祉呈祥固有以徵順信協一之理至誠得天之應矣邇來天變疊形水災漶漫人妖物怪前此所未有焉皇上每遇災沴之來時申修省之政是宜天心降鑒而百順咸集也夫何地震之異復見於京師當一陽初長之時正泰道方隆之會輦轂之下遽有此變大小臣工罔不悚然駭

愕災異之䟽甫陳脩省之令隨布固有以覘我 皇上敬  
畏天道不遑暇逸矣然自有災異以來 陛下所以畏天  
祖變以為修省云者亦既勤矣而災異頻仍至形禁近若  
真有以譴告之者何哉母亦徒循修省之故事而未抵修  
省之實政歟明王遇災而懼所以修人事回天心者固非  
一端必首下求言之詔以集衆思以咨善道而脩省之政  
以是為先務焉今顧有不然者臣等於本月十一日接到  
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章䟽見其因事敷陳  
委曲詳盡語涉狂妄者間亦有之誠不能逃於 聖明洞  
察之下但意在納忠而言涉忌諱詞若支蔓而心實無欺

據其一念耿耿之忠直以堯舜三代盛王望陛下二世  
臣子咸欲步武夔龍而後已也臣等心切愧之荷蒙皇  
上不加深譴姑從降級為問權者感激鴻恩圖報無地  
復可言哉臣等切以天變方形適際君臣交儆之候而  
罪譴狂釐殊非仰承上帝之心以此應天其何以致修  
省之實以盡格天之道耶伏望皇上擴包荒之度弘  
虛受之懷俯亮愚忠收回成命俾問禮仍以舊職供  
事來其言之可者悉付施行則實政允修而天心默順  
聖德覃布而災異潛消修省之政尚奚以加於此哉不是  
之圖雖日從事於衣冠儀度之間以為是修省焉竟奚裨

於實政而挽回乎天變也耶臣等待罪言貴深負曠厥修  
省方嚴不避瑣瀆濟于冒宸威無任懇祈之至

獻愚衷請壽天威以弘聖德疏 鄭洛書

內開近諸臣表職無狀刑失其中 聖聰明見萬里洞燭  
枉直又置諸臣于理當雷厲風飛陽開陰闔臣猶必蓋其  
說者臣聞周之世也貴士上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  
貴國貴而後王尊故刑不上大夫所以尊君勢勵臣  
節也當今事勢雖有緩病不可繩之以急政雖或法輕不  
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政救緩病以用法救輕法臣恐如病  
之深者然藥之不為功而以毒攻之使異時良醫措手無  
所此可思而喻也自陛下臨御以來天施地育含垢藏  
疾脈通耳目嘉惠言事之官其能隨事納忠開陳主意

者固自有素餘非高而誕謾則卑而淺陋甚者捕風捉影  
承奸襲訛致有今日自觸法網孤負 陛下敬大臣体群  
臣之初意歷 聖怒傷 國體者不細亦臣之所私惡也  
但念 祖宗設立臺諫委以言事甚諫固未必能皆賢所  
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致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決壅  
蔽達聰明也 陛下尚亦垂情及此乎伏願 俯察臣言  
而垂情于此則至道容衆至德容下臣雖失之而君得之  
也春秋之義立法貴嚴用法貴寬統蒙 陛下矜憐諸臣  
無知少寬罪譴去其大甚與之更始斯君子長者之道也  
夫法所以待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然臣以養人主

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即其臣今其犯法者  
多豈盡不才乎蓋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而

陛下奮然以剛決之一且未知趨避此臣所以有望于始  
從曲宥先教後刑也

重言路以廣 聖德踞

馬永總

臣伏觀 詔書內一款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聞天經地義以孝為先行孝  
之誠尊親為大 聖君創始制儀為世立教至重伏惟  
皇上以至德承鴻業行大孝奉 恭穆獻皇帝立世廟  
聖心切至天下共知 臨御之初 詔令群臣講明尊崇  
之儀誠繼天立極議禮制度將以仁孝化行天下垂教萬  
世之盛典也奈何當時言禮諸臣莫能仰承 聖心至孝  
固執愚誠一時伏 闕觸犯 天顏將學士豐熙郎中余  
寬等下獄杖責問擬竄逐窮荒罪誠自取雖死無憾即今



群疑盡釋，大禮講明，公議一定，禮儀制度，頒有成規。

恭穆獻皇帝尊位，聖心慰安我，皇上下孝至仁之盛。

典足以憲萬世而無疑，巍然煥然，盡善盡美，復何言緣。

人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比時廷臣講禮異同，誠未能仰。

達，聖德至孝，原其一念上報，聖明之貞，本無二也。今

蒙斥逐流離，淹有歲月，捫心悔過，無路自新，生不若死，終

為天地間之棄物。臣本武夫，與諸臣素不相識，但遭際

聖君，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厚，海宇包涵，臨御之

初，下詔博采，務美以廣視聽，臣雖駑獘，無能荷，聖明

作養，見今累官叨銜，五原濫司總，以負寵，懷恩無感，

百守邊方以來每思盡死報國苟有一得之愚可以上答  
聖明仁孝至德者敢不冒干斧鉞之誅直言無隱昧死  
上陳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豐熙等言禮被罪諸  
臣通查見數憐憫愚執宥其罪愆或復原官或從寬釋庶  
君澤下流天包地容物不終廢諸臣咸感再造之生必  
皆誓死盡忠仰圖補報在 廷諸臣亦且仰見 聖德如  
天仁覆四海洋溢肆夷知我 天朝聖君仁恩之盛浩蕩  
無涯莫不畏威慕德革心向化而臣等亦得共承休光於  
無窮也臣民幸甚天下幸甚臣甘服妄言之誅雖死無恨

均恩赦過以實修省疏

陳守愚

先該試御史魏有本題審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 朝廷以從寬  
發落魏有本道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好生在妄不  
識事體難居憲職着對品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  
都給事中鄭自璧等題乞 宥疎謬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奏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卹典  
朝廷以從寬處置鄭自璧等如何輒為救論好生不識事  
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還各罰俸三箇月該部知道欽此  
監察御史鄭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境事奉 聖旨鄭

洛書這厮結附馬永濟援朝廷好生狂妄當究罪但巡  
按用人且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憂  
惶之外臣愚伏念三疏所陳無大懸殊而 震斷所施若  
為差等反覆思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職未及輒干大義而  
忤 聖情也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未諳事體  
加之歲時宜免此咎且臣聞之噉足之馬尚望前途失晨  
之鷄猶思改旦今以一事之失而遽屏之于外彼維孜孜  
悔過真蔽往愆是 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有本一人而臣  
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况通者災變異常上勤 宵旰之  
慮廼 命臣工各加脩省臣惟自背帝王遇災恐懼未始

不求言為首務頃者有本所論即其十言之中不無一  
言之得固 陛下所庸采取以備修省者而亦弗忍棄其  
人矣且修省之初乃招延之日屬逾出一言官以疑群望  
臣恐事有利病不聞激切之言人有賢否無復舉刺之公  
陛下雖減膳徹樂勞神凝慮改習不除和氣不應有負  
純心多矣如蒙伏望挽回 成命仍將魏有本復其原職  
或嚴諭如鄭洛書或罰俸如鄭自璧等庶 天地果無覆  
載之私而草茅均霑雨露之澤凡為臣子者宜無不披瀝  
肝肺以圖報補化戾為和實鑿於此臣無任隕越之至

願求言以達民情疏

余才

近因大學士楊一清奏 請寬恤小民以宣脩省之澤已  
有旨待 郊祀後令各衙門開具條件降勅頒行朕思民  
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所開或有未盡則匹夫匹婦猶不  
被其澤者可着諸司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各將利  
民事宜具本條陳限正月以前奏來以備朕采納斟酌施  
行所言務要切於政事合於民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弭災  
變副朕敬 天恤民之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明詔渙  
頒群情忻躍茲益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每存心  
于天下猶加志于窮民誠古帝王不虐無告不負鰥寡之

盛心也九重留意于閭閻一念潛孚于霄漢的然有足徵者但拘以四品始得條陳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切照朝廷之上或賜御書或頒宸翰或賞鮮品或錫宴樂不能徧及群臣則可限以官若夫下詔求言豈宜復以拘定臣嘗伏覩大明律一欵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此我太祖高皇帝之所欽定而累朝詔旨亦皆首以為言况好察邇言設詔求諫舜禹為君率由此道是故不惟問之在朝而又問之在野不但

詢及芻蕘而又詢及工瞽不言者尚誘之而使其進言况  
當言者故拘之而俾不得違哉今之四品以上大臣皆能  
諳練世故洞達民情必有敬承 明詔以對揚清問者矣  
但群臣之中曾經事故居家得執聞於士俗或因公差便  
道得採詢于民間均為臣子豈無留心民隱之人同習儒  
書豈無啓沃 君心之語若有所拘則向隅之泣不聞于  
朝對菲之詞見遺于野是豈廣詢博訪之美意哉若小臣  
輒驟言多浮泛無稽亦當示以 明旨不必復拘品級欲  
違四聽在此一舉伏望 皇上大開納諫之門廣闢來言  
之路勿拘四品以上許令百官之中有能稔知民情見聞



的實者俱要條具以聞但須直言簡易庶幾便于

御覽不許屈飾繁文以致瀆于宸聽如此則皇上明

見萬里之外小臣吐露一得之愚而天下軍民之情皆得

備達于上矣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宥愚直以開言路疏

浦鉉

臣謂天下治亂之機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直諫  
得以上聞而治道與言路閉則姦巧諂佞得以下恣而  
治道壞此古今不易之常論也近見邸報刑科給事中高  
時上言劾翊國公郭勛違法事情 陛下將郭勛擊問高  
時加俸一級臣仰見 聖明天縱 睿知神授昭如日月  
威如雷霆不以勛平日眷愛之臣而法為少屈也天下聞  
之人心聳然大姦大詐之徒聞風震疊潛消屏息垂首隱  
伏而不敢作矣臣切思河南道監察御史今見監楊爵春  
初所奏中間一槩舉郭勛之事、陛下不加斥譴薄示懲

責只下獄監禁者臣亦仰窺 聖心蓋將因爵之言觀人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之於時之言也抑將察爵之心試言之忠置之獄而欲使之悟而後喻也蓋楊爵之為人臣初不知其何如人也近出巡經過耀州富平一入其境察其平日儉素之性忠直之心外無狡詐鄉里服其誠恪素稱孝友風俗藉為觀法兄亡而棄官養母母喪而廬墓致思耕田讀書足跡不入城市之內俟時守正請謁不造府縣之門其行如此去年荷蒙 陛下錄用起廢入官今春感 恩圖報積思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為事 君之忠也 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有臣如爵可輕棄之乎況楊

爵與高時諫言之時不同事 君之忠則同在高時既得  
蒙加俸在楊爵亦當蒙 寬宥且在獄已渝半年悔悟亦  
非一日矣伏乞 陛下擴天地之量溥生成之恩察其愚  
直宥其狂妄將楊爵或從輕釋放仍留供職置之 朝  
寧之間使得展布靖共之才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斷不上  
負吾 君下負所學也庶幾調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  
路大開臣下孰不效忠奮竭力熙載以觀太平之盛歟  
臣遠處關陝干冒 天威下情不勝戰慄恐懼戴罪之至

弘虛受以隆至治疏

馮成能

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 聖德含宏虛懷延納中外進

言者悉荷 兼容此誠堯舜受敷施之量四海方切頌

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內閣傳奉 聖諭朕即

位以來賴卿等輔弼近來科道等官不諳事體本內敢屢

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屢來說欽此一時科道諸臣誠切

驚疑茫然莫知所自皇皇若無所容者待罪數日以來荷

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 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

言之心偶因一二言者辭涉踈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

耳 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親承者誠感激無地矣但嚴切

之 聖諭方傳播于群臣而容納之 仁信未宣昭于天下恐千里之外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譁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勸將來也臣至惠極陋屢進狂言屢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願以身徇 國家者當此之際正言路通塞世道理亂之機敢敢仰窺 聖意懇效愚忠惟 陛下垂聽焉臣聞君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而后有不阿之直士充必有不阿之直士而益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成也故漢書云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治功昭前時而著聲垂後世者用此道耳 陛下聖

明御宇化理維新諸臣際遇 昌期各息靖 獻是以數

月以來章疏藉藉 陛下自一處觀之誠覺其煩然自諸

臣人各懷忠者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

或有激于義氣涉于風聞而粗疎影響識如 聖諭所謂

不諳事體者臣等反身循省誠懼悚汗下仰服 聖明矣

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敢也人臣之罪莫大于欺

諸臣志在効忠安敢有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

然則犯者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苟其心之不欺則

無論其言之當否在並蓄而並容即其諳事體者行之不

諳事體者置之在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為

見聞以一心為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措之行然謂  
耳目之見聞有未善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有是  
哉天地之容物也非必麟鳳也鷹鷂虎豹無不畜焉非必  
珠玉也蟠木礪石無不具焉君人者固效天而法地者也  
使非純良慝直並列于朝嘉言迂說並聞于上其何以  
示天地無所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  
集罪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離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闕  
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次則上  
下兼度是非利害並存于中係乎上之所導直故

明君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



進若責而詰之則忠言日希而讒諂者至 國是將日非

矣天下之患尤不可言者安可弗慮也昔唐太宗嘗責王  
珪溫彥博附下罔 上而次日為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  
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心公等勿  
因是不進諫也是太宗始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  
其益廣聰明而成貞觀之治宜矣 陛下固將上法堯

舜者何有于太宗前者之 諭固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

豈無悔心導之諫若太宗之諭玄齡者乎今災變頻仍露

雨大水若大同之水電遼東之火旗尤為大異者此正側

身脩行下 詔求言之日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蒸

容師 帝王之遐軌 滄發德音昭示天下凡 朝廷之

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

廣開衆正之路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曉然知前日之

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

風播行于 廊廟而懷忠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願行其

志則忠言日聞 聖德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熙

皞之風復見于 今日矣夫人君德莫大于改過名莫大

于從諫自惟邪臣欲阻塞言路以自便已私者則曰諫官

彰 君之過不知改 君之過者正所以彰 君之美也

一不察而惑之則壅蔽之禍生無所不至矣惟 聖明其

坐視爲臣愚忠激切干冒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有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告疏

鍾繼英

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路譬一元氣然其消息盈虛機相為  
運也言路關則君德隆君德隆則國祚昌是故古之聖帝  
明王思以隆君德而昌國祚則未有不關言路者也敢諫  
之鼓闡善之旌止釐之受勤切懼至如將不及抑獨何心  
哉蓋所以防微決壅運元氣以涼天和耳日者吏科給事  
中石星見歲序更新乃萬化伊始之會以故有亟圖政理  
以慰人心之疏其疏中所指語言率多勁直不識忌避宜  
有以觸 天威而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職為民夫  
復何辭然臣謂石星非敢於訕謗也乃恃 聖量天寬不

覺肆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踐祚以來旁求耆碩博采謀  
謨無論大小一有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屈已以從之內  
外臣工孰不頌我 皇上含弘之度博大之仁迥亘千古  
也茲乃于石星之言不少假借是前此諸臣咸被 皇上  
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 天地萬物一體聖人  
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憖然已耶夫 國之所以隆替  
者機而已矣言之所以通塞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窒則  
銳氣莫伸日挫月摧挽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不慎厥  
機乎且臣之于君言其所救言者不足以為異而言其所  
不敢言者乃所以為忠君之於臣有所可消者不足以

為難而宥其所不可宥者乃所以為大臣忠則賢君大則  
聖石星邇者肆言無忌指摘乘輿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  
皇上若能俯賜優容還其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也臣  
願我皇上毅然以大聖自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  
忠言之譽則言路闢君德隆國祚昌而元氣之周流  
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隕越之至

廣延納以隆大業疏

駱問禮

伏觀邸報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陛下命錦衣衛拏打一百批為民且不許黨護奏擬將各監局大使裁革又該尚書劉體乾言事蒙陛下責其不遵明旨奏擬罰俸半年臣等不勝駭異竊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皆陛下所賴以昭盛德而隆大業者乃不思敬慎圖報自抵罪戾陛下既以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臣等不能無慮者方今竊盜頻興災傷存至所缺者財用所急者清查而二臣所言皆外切時宜內關官堅且信任大臣優容言官乃帝王之要務祖宗之盛節陛下之雅

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路藉藉皆以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  
而縱宦監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以此亦無詞於眾口且  
自古帝王未有輕用百棍之刑者况以施之言官緣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幸耳萬一不卒致  
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所宜有哉即二臣所奏  
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有不容已者 陛下乃并各  
監局之科道而平之怒甲移乙天下人心洞若觀火雖至  
愚知非 聖明雅意也伏望 陛下廓天地有容之物度  
懋堯舜用中之初心 信任大臣不以蕪菲之私言而易  
殷肱之大義優容羣露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推萬世之紀



綱 慎儉德無間隱微 釋成心有同水霧如一財用之  
微不自專也必口輔臣以為何如該部以為何如科道以  
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一刑法之小不自專  
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  
三者無間言而後即於刑推而 萬幾莫不皆然則

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大業亦可永固矣若夫劉休乾

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大小諸臣毋以  
二臣為戒二臣所奏應否夏其言詞之慙而取其用心之

無他若監局錢糧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 國

體政計為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 帝王並 祖宗

而不以 成命為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千冒  
天威不勝惶懼懇望之至

懇乞 聖明開言路杜奸萌以全聖德事 上書

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萬化伊始

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所惡言

訕上好生無埋著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為

民當差不許欺縱欽此 臣驟見不勝駭愕切思 陛下即

位纔逾年耳前於太常寺卿周怡則調外任矣於禮科左

給事中陸鳳儀則斥之為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既使為

民當差而復廷杖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

之臣日漸以甚如此此實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

竊之漸治道升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臣時見報

即欲且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之儀即有疏諒未暇覽乃遲違數日今各舉已竣事萬機從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逆左右然而不容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利害而陷 陛下於過舉也臣請即其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國家置耳目之官所以補過拾遺不使人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事中以諫為職者也例當隨仗糾拾凡主上言動少差皆得而言之若夫箠楚言官而噴其言主上不得聞其過而怠心生矣愈心一生萬幾叢脞而政事墮矣故臣謂石星一事啟 陛下怠政之漸其不

而者一也古人云伏鄭死蓋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以立而培養成全則在大  
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委靡陛  
下即位凡以建言得罪者或却用之或卹錄之加恩於既  
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稍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  
即能寒寒諂諂正色危論此。陛下有息之人物是猶  
萌藥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罷斥廷杖是摧折  
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  
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嘗觀古中世之主欲止人之言  
往往加以訛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

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悲病狂喪心而敢忤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之言而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謗也是雖欲以箴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恐名色一立非所以訓臣下臣竊惑之其不可者二也言路者國家之命脈繫焉其通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則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無言言之而天下之事去矣聖明之王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臣謂處石星一事是社衆正之路而開群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也壅蔽之患前史載之詳矣故我朝稟旨付之內閣擬之昨石星之旨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或以此言含私天覆地載縱石

慮有未當諒亦包荒而遽處之如此如果出于聖衷已  
非納諫之美如出左右所擬或生纏蔽之奸竊弄之漸殆  
不可長此其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 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即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覃布欲其沾造化之仁固  
然也為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慎小心以拱掃拂之役可也  
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陳時政者而李  
芳則妄肆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浦之廕襲錦衣滕祥則為  
票旨王本之生事高麗 朝廷置之不行此輩防遏之嚴  
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夫縱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為正德中  
劉瑾事可為明鑒言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兒

其形當察其影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 陛下不早加  
關防則將來之害不可揀藥此其不可者六也小人之性  
睚眦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己私又其故態也近日騰祥董  
每被言言備其壞事之跡欲起而報之者屢矣石星之疏  
所謂察讒譖者則灼見其肝肺而深中其膏肓也其所假  
而激 陛下之怒者不過即其語涉聖躬者以為言耳遠  
近傳聞石星當廷杖時有內臣數人環列詈罵人言豈誣  
事必非虛即其詈罵之跡豈覓其讒譖之實矣假使石星  
不幸而斃于杖下則 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誤陷  
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七也是則



由前言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繁奸邪之滋長  
誠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曰無過而曰改  
過吉甫之事宣王也不曰無關而曰補闕蓋人不以無過  
為難而過以能改為貴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臣願陛下以從善為心以  
聞過為喜平旦而思留神俯察推前日起川建言廢棄之  
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之臣將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  
條陳邊事誤遺首意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  
然知石星一事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  
至于有關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

右有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滕祥王本罪過明  
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厚老成如先朝金瑛  
懷恩王岳之傳使之供役一切章奏必以二三大臣面議  
請旨俱不留中庶上下之情可通壅蔽之奸可除朝政清  
明而治道不無少補矣臣俯伏侍罪無任隕越之至